台學統

台學統卷十三

黄巖王棻纂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　朱子學派一

知軍石克齋先生𡼏

赤城志紹興十五年劉章榜進士石𡼏臨海人字子重祖公孺辟庚子之亂自會稽徙此後以詔舉遺逸補迪功郎𡼏從朱文公游自是里人知有洛學歷將作監太常寺主簿終朝散郎知南康軍事見文公所爲銘

赤城新志石𡼏字子重臨海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朝散郎知南康軍事早與朱文公熹游文公稱其端愨

穎悟不羣年十四即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有不可犯之色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爲文明白勁切似其爲人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舊志稱邑人知洛學自子重始今祀鄉賢祠

台學源流石克齋名𡼏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始遷臨海先生自少端慤警悟不羣及長刻意爲學從舊氏陳公良翰游後與晦庵朱子交好彌篤晦庵嘗稱其論仁之體用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

可見無一不合竊願與長者各盡力於斯又謂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爾又謂敬字之說深契鄙懷且云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又云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先生以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四縣差監登聞鼓院知南康軍累遷太常主簿卒年五十有五晦庵志其墓又稱其外和內剛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處兄弟孝友備至振貧卹孤恩及道路棄子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也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甚切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由疏賤一

且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爲迂迴避就之計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多賴以知鄉方而君未嘗少自足也其始終見重於晦庵者如此陳賔窗者鄉修郡乘謂里人自克齋知有洛學吳荆溪子良作六賢祠記獨於先生稱大儒與游匪但義理之空談又謂其沈於州縣也寧忤郡將不肯以旱租困飢氓寧棄官去不肯以非義媚貴客寧身與獄吏對不肯使赤子死無辜東玉峰若水亦云克齋石公所謂大人爲已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文集十卷傳學者其中庸集解晦翁删定爲輯略至今存云

兩浙名賢錄石𡼏字子重新昌人按原籍新昌祖遷臨海幼端慤警悟博覽羣書以發明聖學爲己任登紹興己丑進士授桂陽簿遷同安丞歲饑白府請捐租酎以便宜民德其惠改知武進縣有訟數年不決一訊立辨郡守欲爲寓客治第屬役於縣費鉅萬𡼏執不可曰剝民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民數千人相與詣郡俟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因更調尤溪縣時學校久廢𡼏延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旦夕率佐史賓客往諭之開陳理道諸生莫不感奮他郡士有裹糧來學者至不能容乃爲拓地廣齋舍置田數百畝贍之更攷古制舉行鄉飲酒禮於是士咸知學而

民俗大變監察御史陳舉善丞相史浩先後薦於朝有
旨召對首陳君道與天地準言甚剴切上嘉納之累遷
太常主簿代朱熹知南康軍未行熹使浙東聞新剡饑
民轉入台境亟以屬𡼖𡼖毅然任之不辭勞劇所全活
甚衆熹曰此儒者康濟之效也𡼖天資高邁究心理學
與熹友益講明經傳宗旨盡得其精奧發爲著述簡明
醇粹多與熹合所著中庸集解熹嘗采之爲中庸集注（按當作章句）又別爲輯略以存諸儒之說而𡼖尊經衛道之
功益彰矣（一云）時學者多師事之及卒熹爲志其墓有文
集廿卷集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傳於世明嘉靖間
紹興郡守洪珠特建書院於新昌之鼓山崇祀而表章

之

知南康軍石君墓志銘　朱子

吾友石君子重諱𡘽其先世爲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公孺辟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廸功郎以沒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即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廸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之業嘗語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

縣丞天旱民飢縣白府請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守怒未已遣莫府官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爲不當蠲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既行視歸即揭榜諭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廨中使鄉爲一榜戶列所蠲與其當輸之數既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改宣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媿謝而去它邑滯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其

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耶且浚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衫襦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隱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之際要爲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

吳興劉氏

學君至卽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攷第相與反覆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員外諸生數十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爲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旣成爲攷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鄰爲仇敵者君爲榜以諭之卽斂手聽命

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像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棻按陳舉善字能之臨海人紹興十八年進士歷官御史提舉浙東常平太常少卿終祕閣修撰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

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元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閒怡怡如也宗族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己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爲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

廷未嘗造請當路絲疏賤士且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其爲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以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游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没身不懈後學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爲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甿學子爲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淛東聞新刱飢民轉入台境甚衆亟以屬君君即慨然以爲己任其得免於飢凍捐瘠而歸者葢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

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尚幼君爲文明白勁切似其爲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廿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谿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因病歸臥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敘其事而銘之其辭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讎也時若可竢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谿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州學六賢祠堂記 祀鹿部郎何石南康詻商侍郎飛卿郭正肅磊卿陳司業耆卿杜清獻範

節錄

夫儒之與游匪但義理之空談雖非必於退而亦非苟於進執有如石公者乎石公之沈於州縣也寧忤郡將不肯以阜租困飢民寧棄官去不肯以非義媚貴客寧身與獄卒對不肯使赤子死無辜 吳子良撰 見赤城集

祭石南康文 餘姚孫應時季和撰 燭湖集十三

嗚呼論斯文之盛衰推世道之升降非晚進小子所敢知也至於師友凋落使遐鄉後來無攷德問業之地賢德消盡使當世君子懷孤立寡助之感頻年之間千里交訃則雖如某之愚苟一念之猶不自知其痛心雨淚

而不能自已也嗚呼有如先生之喪其尚忍言哉先生體道之微講學之至未易窺測抑嘗竊識之氣貌溫恭而辭旨清厲襟懷夷曠而權度詳密平居柔忍而臨事敢斷自奉簡薄而遇人委曲此古所謂成德之士非耶先生居鄉恂恂與物亡忤雖所親故知我何如人也起而登朝造膝極論忠犯顏色風猷聳然當是時天子有意納用而先生深惟一時出處之故詎有不得留者詔書將拜從容東歸有志之士引領稱歎自恨弗及而先生之勇關於天下矣自頃諸公言論風旨稍見於世讒忌輒起訕笑交集而先生安然就義歸然徇道獨未有非之者此其規概氣象真任重道遠之事天下之所望

於先生者可勝計哉嗚呼先生齒髮未衰名德方昭其胸中自强之念又未始息也南康之麾未行而以喪罷喪未終而身從之天乎天乎尚何言哉某來官貢巖始拜先生於台每捧檄上下府城未嘗不得見焉先生愛之而憂其學之息而荒也乃五月之晦而會某曰子朝夕而去官過郡其館於我吾將與熟論斯事而後別焉某謝曰此固小子所願請者也孰謂言未終月而以訃至使某抱無涯之恨而不獲竟先生之德耶嗚呼先生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繼自今誦六經之言述師友之訓惕焉夙夜求寡乎愧怍以不爲親之憂儻庶幾乎先生愛我之心耶嗚呼哀哉

南康若先生贊 明黃巖謝鐸鳴治撰 尊鄉錄節要

宋既南渡吾道亦南自閩而台以翼以髎台學之傳實自公始昇登攷亭之上友朱子刻意斯學不懈終身歷試郡邑共惠我民視民渴飢悉為己責寧忤上官不媚貴客亦以性對上悟帝衷不為顧忌竭言殫忠嗟公不留時不可俟誰託以終疲氓學子嗟公行事言不為空亦有輯略示我中庸世降益下學失其據九原可作我為公御

若南康潡挽詞 宋鄞縣樓鑰大防撰 攻媿集五律二首

挺挺有河轉恂恂衣不勝平生憂國志長夜讀書鐙大易窺至古中庸進有能惜哉天不憖無復見川增

家有春秋學淵源更得師風高葢公舍淚落蔡邕碑宮
早終難進才全竟弗施遺編屬賢子孝謹不須哀
伊昔爲君御儒流瀕生盟執經容後進傾葢若平生坐
見蘊黃壤空勞望赤城友朋相與泣反袂不勝情

遺書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

中庸輯略二卷

宋石𡨋編朱子刪定𡨋字子重號克齋新昌人蔡按其祖石公孫出新昌遷臨海當爲臨海人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軍中庸爲禮記第三十一篇孔穎達疏引鄭玄目錄云此書於別錄作當爲屬通論漢書藝文志有中庸傳

遺篇顏師古注曰今禮記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
蓋子思之作是書本以闡天人之奧漢儒以無所附麗
編之禮記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師古以
爲非本禮經也梁武帝嘗作義疏見於隋志然其書不
傳逮有宋諸儒研求性道始定爲心傳之要而論說亦
遂以詳故裒輯是編斷自周子二程子張子而益以吕
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之說初名集解乾
道癸巳朱子爲作序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有六年淳
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爲刪定更名輯略而仍
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觀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稱既定著
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君子按原作同志復取石

氏書删其繁亂名以輯略且別爲或問以附其後云云據此則是編及或問皆嘗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其後章句孤行而是編漸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呂信卿始從唐順之得宋槧舊本刻之毗陵凡先儒論說見於或問所駁者多所芟節如第九章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之說楊氏有能斯有爲之說第十一章游氏離人立於獨未發有念之說多竟從删薙不復存其說於此書至如第十二章內所引程子答蘇季明之次章或問中亦力詆其紀錄失真而原文乃仍載書中或爲失於刊削或爲删有取義則其故不可得詳矣叅按蓋以程子之說雖或失真仍過而存之也

中庸集解三卷

宋石𡼖編宋周子二程子張子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九家解說中庸之語朱子中庸輯略即據此書爲藍本也

中庸輯略二卷

宋朱熹編因石𡼖中庸集解而刪其繁蕪據中庸章句序蓋初附章句之末其後乃別本孤行也

[illegible]菉按總目但有輯略二卷第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illegible]其簡明目錄乃別有集解三卷豈石氏原本尚存[illegible][illegible]中秘耶然朱子集解序只言分爲兩卷而此乃多一

卷抑又何耶

丹孫按道光中獨山莫友芝從衛湜禮記集說中所引十家之說輯出復取輯畧及真氏集編趙氏纂疏所引校其文句補脫存異爲中庸集解二卷而刻之以還石氏之舊云莫氏序跋宜采錄

中庸集解序　朱子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傳

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省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為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為有成

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𡼖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之言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道德性命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

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
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害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
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
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
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
使之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
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
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
至焉則為有以眞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孫
重之為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
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

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道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金壇王澍皆步青曰文公作是序年四十有四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公年六十矣章句既定迺刪取集解更名輯略復爲或問以論次之今攷章句序中所列殆合章句輯略或問而彚爲一書者厥後章句單行明永樂時所訂大全專采或問而輯略乃僅存於朱子遺書世有知之者蓋尟矣

棻謹按中庸一書子思發明夫子之德以著道統相

傳之重也歷敘堯舜文武周公以明道統之有自來旁及顏淵季路以見道統之有所授葢其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畢在此書矣有宋周張二程諸儒出實能接孔孟之傳而朱子集其大成於是作爲章句或問以發明其藴奧而章句或問實皆本於集解則石氏此書信千古道統之所係矣今特著爲台學性理之宗庶士之有志者其勿迷所嚮方也哉

校刊中庸集解序

莫友芝

中庸集解者宋新昌石氏子重集錄周子二程子張子及程子門人呂謝游楊侯尹十家之說宋志又謂十先生中庸集解書成於乾道癸巳朱子爲講訂而序其篇

旨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廿年淳熙癸卯刪爲輯略仍以原序冠之後又爲或問以明諸家之淳駁淳熙己酉中庸章句成乃以輯略或問並附諸後故中庸序並舉三書也輯略衍集解遂微自鐵峰趙氏中庸箋義數所集十家遺尹氏而妄增司馬溫公王荊公二家臨川詹氏中庸纂箋訥庵景氏中庸集說啟蒙所記亦爾蓋元時已罕覯本書不至唐荊川序輯略謝鳴治志赤城始歎佚亡矣戊申秋課彝兒讀戴記時檢閱衛氏集說則十家之說具在喜遺緒之可尋亟爲鈔出復取輯略及眞氏集編趙氏纂疏所引校其文句補脫存異以還石氏之舊夫章句者中庸之指歸集解者章句之尋原未有

章句旣綠集解以觀會通已有章句宜溯集解以明取舍夫治獄者不審爰書不知用律之由當治醫者不析證變不識處藥之至精集解之於章句或問亦猶是而已矣特是述朱子者謹守一先生之說小有同異卽東斥不觀故黃東發氏論衞氏禮記必斥其備載否不及瑨入諸家之非門戶在胸雖大路椎輪浸鮮有過而問焉者逮科舉學盛凡非章句集注之義文皆在所擯於是並輯略精義亦置之若存若亡閒嗚呼是豈朱子意哉且輯略之成已不盡出朱子手章句序云一二同志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而今世流傳又唯呂信卿所刊唐荆川本其中或問所駁先儒諸說多所刪節有竟削不存者 四庫全

書提要已謂其故不可得詳因細攷之尙有章句引用而亦刪弃者有或問並出可否而存此刪彼者有以張楊語爲程子語者有遺脫句語其義不完者顚倒瞀亂殆乎不可卒讀恐朱子門人不應率漏至是意必唐呂私有增損苟且就雕致愲學者踰三百年非得石氏本書亦誰從覺其非哉又攷眞氏所引輯略在今本外者尙四十餘條言皆大醇非應刪者私意眞氏未引爲唐呂刊落者必猶有若干條輯略既非完本則集解愈足珍惜矣校既竣同人趣付之梓以廣其傳因復舉輯略所刪及刪而集編引爲輯略者各注當條之下欲使學者讀一書而得三書之益云爾朱氏經義攷載是書有

石氏裔孫珮玉新昌家塾刻本僻處未見他日獲之當更校諸別紙道光己酉夏五月書

中庸集解後序

友芝始校錄石氏集解見南軒跋有子重編此書嘗從吾友朱元晦講訂分章語又以輯略出於集解其分章處並倒題右第若干章朱子文集又有書中庸後一篇詳言分章之意因謂三十三章是朱子定說石氏分章既從朱子講訂當不應有異遂據爲章題者三十三行付雕矣既而思朱子元序言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不失其當又特舉哀公問政以下六章以從諸家不能復合則與輯略章題及南軒語顯相牴牾走書質疑於鄭

李尹子尹再三檢覈躍然曰子自誤讀南軒語耳南軒語當以講訂斷句以分章去取皆有條次爲句此不與朱子序言言章者語異意同也乎於是鄉者牽引輯略分章作集解分章之爲誤的然無疑乃亟削去三十三題以輯略所增諸題注改入校語使不與石氏本書相亂蓋石氏分章既因衆說衆說所不合石氏自不能合乃必欲彊以章句之說合之豈不傎哉今按衞氏錄石氏書分四十段輯略刪石氏書亦四十段朱子以哀公問政下六段爲六章呂氏解天命之謂性下三段並稱此章然則石氏書分四十章矣分章錄解而諸家之解尚有通上下章者故恐不用章題使貫串如一章其與

章句異者哀公章增其五天命章增其三而朱子但舉哀公六章不及天命三章者三章文義各足三與一皆通非如六章有家語據知爲一時問答之言然但章後錄解概不加題則雖分之而文意接續故朱子又謂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因思輯略既與章句並行章題總注不應複載載之又與本書不契私意朱子元本必仍集解其後二書別行淺人乃取章句題注益之又於各章中循朱子分節處悉加圈間隔皆非朱子之舊惜元本不可見耳北風凝寒覆校集解新刻本一通因著刊改之由以識吾過亦冀來者勿復滋誤云道光己酉大雪節書於遵義經歷舊署之寓

周易集解 不知卷數久佚

大學集解 亦久佚

遺文 克齋文集十卷不傳赤城集載其文二篇其徐李節墓志銘已錄於二徐先生傳後

節孝巷記 赤城集十四

淳熙二年臨海郡尤侯袤奉慶赦書上故鄉貢進士朱伯履妻陳氏賢行天子嘉尚有詔特封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館明年春三月詔下侯即其家樹闕復其子孫世世毋有所與如律令又名其巷節孝大書而揭之郡人扨見奔走觀瞻歎呼歎羨歸告其家室及其姑姊妹女子相勉以安人爲法安人子希尹希牧移書啓曰吾母旌表吾將求諸給事吳公爲之記節孝名巷予其

記之謷安人甥也二表兄命謷謷何敢以固陋辭竊嘗謂天之生人莫不予之以仁義禮知之性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窮人欲而滅天理民斯爲下矣夫先王之時道化行人倫明故人不失其性雖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去古旣遠上之人專以刑政爲治民免而無恥所謂士者固已馳騖乎利欲之途一遇藉尼往往忘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分彝倫攸斁有不忍言況婦人女子乎國家聖聖相承爲治不專以刑政比之近代習俗最美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聞於時不可縷舉求如安人節孝之全則亦絕無而僅有貢

士之沒也安人方豐少或以再行爲言安人號慟引刀自刺左右救護得不死事父母舅姑孝姑百餘歲安人順承無所不用其至教二子問學皆有聲稱爲女爲母之道於是乎盡天瑞孚應園桃異實庭萱合穎卒之郡侯有請帝命下頒行成闔門名垂史冊節孝之巷輝映山川盛矣哉惟天子仁孝本於天縱以太上皇帝壽登七十亙古未有躬行慶禮恩被臣庶訪求節行尤爲丁寧思欲風厲天下俾天下之人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漸復三代之淳厚故能旌安人之賢惟安人高節至孝爲人之所不能知知而不惑仁守而不憂勇決而不懼故能膺非常之寵惟郡侯尊主庇民至誠惻怛故又能

推廣天子德意而取節孝以名其巷昔劉卿妻桓氏刑耳自誓沛相王吉奏高行顯其門閭號行義桓釐治與安人異世而同符視鄭公之鄉高陽之里誠不足多鄉使安人生而男也術斯以往於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婦人女子成就止是可不惜哉安人年九十有四齒髮不衰自今福壽益隆子孫益昌豈唯一郡一時之所矜式四方萬里之遠百世之下聞安人之風亦必有興起者矣安人奉直大夫守中之女太子詹事吳翰之女兄朝散大夫景山之冢婦朱氏望出義陽五代之季韜自永嘉徙臨海世以孝義相傳至安人始益彰著遂達於上云

遺詩一首見台詩之餘

題金鼇山如畫軒

京洛風塵久未開晚尋雲水上天台如何更下金鼇浦

縹緲江山首重回

艮齋應侄仲先生恕

赤城志僑寓應恕栝蒼人字侄仲淳熙初寓黃巖朱文

公熹以隱居老友稱之門人趙師淵等號艮齋先生

台學源流應艮齋名恕字仁仲栝蒼人淳熙初來居黃

巖其門人趙幾道輩尊之曰艮齋先生嘗從晦翁游翁

以隱居老友呼之所與論學凡六書其一論大學中庸

其卌二皆論禮書其卌論易本義且云不意遂違几下

尙恨見聞單淺望詳賜誨諭勿使有待於後世子雲也

雖翁之謙光咸受亦先生素學有足取重於翁者如此

杜淸獻公嘗云吾鄕固多士而開義理之淵源揭詞華

之典則實自先生始

黃巖舊志應恕字仁仲由栝蒼徙居西橋從縣尉鄭伯

熊專治經學雖抱疾手不釋卷趙師夏昆弟無少長咸

師之後與文公游文公以隱居老友呼之門人稱爲艮

齋先生

跋應艮齋祠堂文 黃巖杜範儀夫撰 淸獻集十七

余齠齔時耳已熟應先生姓字長亦嘗侍父兄聽誨言

今思之恨弗獲在弟子列而蒙固莫啟以至白首也吾

鄉固多士而開義理之淵源揭詞華之典則者實自先生始余方將求其遺文以究其奧義而先生之季子某示余此編披卷熟讀深歎一時師友相與之意然遺文散落之餘寶藏於家者尚多有之當繼是以請

答應仁仲書 朱子　六首錄一

久不聞問小兒歸彼告乃知向來體中嘗不佳證亦不輕又喜即今已漸平復竊計比日起居益快健氣體愈清實也但累年命駕之約未知能復踐言否熹亦益衰精神筋力皆已非復昔時勢亦不能遠適何由一承晤語以遂心期念之令人悵悵不能為懷也禮書方了得聘禮已前已送致道令與四明一二朋友鈔節疏義附

入計必轉呈有未安者幸早見教尙及改也覲禮以後
黃埍攜去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尙未送來計亦
就草槀矣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
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
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易本義
不謂遂達几下舊讀此書每於先儒之說有所不快因
以妄意管窺一二亦不自意推尋至此尙恨古書放失
聞見單淺今又衰憊不能卒業不知明者何以教之更
望詳賜誨諭毋使有待於後世之子雲也正遠切祈以
道自重益綏壽祉千萬至望

竹谿徐季可先生大受

赤城志㦤熙十一年特科進士徐大受天台人字季可

終監行在草料場號竹谿先生有文集經解藏於家事見朱文公所遺帖及丁可所爲行狀

台學源流徐竹谿名大受字季可天台人早歲工於詩劉知過以詩名一見之云自此當臥君百尺樓上矣先生之志固不在詩也晦庵行部聞其賢特訪其廬竹谿方與學者講顏子三月不違仁云即杜詩所謂一片花飛減卻春耳晦庵爲之擊節與辨疑義率多合遂定交焉嘗託以撰述且云願少低筆力使讀者不疑爲假手乃所望耳家甚貧一夕晦庵至無以款裂箕爲薪出葱湯麥飯相對甚歡至今故老猶傳其事云又嘗與趙忠

定公汝愚相友善忠定拜相與韓侂胄同出御筆先生賀啟有云以周公之德自應相成王爲師然老子之賢詎可與韓非同傳忠定讀之遂力辭新命其一言爲所信重如此登淳熙十一年特科官終監行在草料場所著經解文集藏於家邑東南六里有竹谿書院及釣臺

尊鄉錄云按宋史趙汝愚卒爲韓侂胄所害其機在此也觀此不惟見先生學問淵源而識見亦異於尋常矣易曰見幾而作又曰知幾如神先生有焉

附錄

三台詩錄徐逸字無競號抱獨子仇遠稗史徐抱獨少與朱文公友公提舉浙東日過其家然鐙夜話至鐘鳴

而別公嘗託作謝恩表書云可放筆力稍低使人見之無假手之議也其推奬如此咸淳臨安志全芳備祖並有其詩廣羣芳譜又錄其散句云誰與深春共憔悴隔江一樹紫桐花文學如此六邑志皆不載竟不知爲何縣人從臨安志係天台

棻按徐逸卽竹谿原名益取竹谿六逸之義其後名改字改而號仍不改其所謂抱獨子者則別號也觀其所載與朱文公交際二事皆與徐大受同則徐逸卽大受明矣

風雅遺聞天台徐竹谿大受鶴翎花詩九葩一萼鶴翎紅開後黃梅細雨中千葉青蓮無路到不知春在石橋

東此花出華頂峰經冬不凋名山記云即娑羅樹花他處所無竹谿於少陵一片花飛減卻春悟性是詩後二云云又於此花悟禪矣

遺蹟

天台縣志徐竹谿書院在縣東南六里谿南下黃見天台志要又有竹谿釣臺在其側

遺書

赤城志徐大受號竹谿先生有文集經解藏於家

天台縣志理學傳其生平講解略見四書大全

又書籍門竹谿文集徐大受著

遺文

徐大受初見朱晦庵書　天台縣志十四

受嘗佩聖人好學之語矣學而至於忘口體之累惟言行之修可謂篤學力行之士矣然不求正於有道則不能極高明而道中庸毫釐有差其流弊遂爲異端偏學之歸受不幸生於山僻之邦不能自奮於饑窮拘迫先生長者之餘論罕接於耳然賤性淡於世味薄於宦情年十二三即有意求道研窮於六經泛濫於釋老幾二十年人皆以好學之名歸未得有道之正受竊不自安焉齋心服形晝思夜索十餘年間始於吾門脫然信之因得而高視闊步於坦途旋而視履則向之所步皆旁蹊曲徑荒蕪榛莽不可著足之地也然於此體認之切

涵養之深受亦安敢自謂安且成哉嘗思熙寧閒横渠先生按獄浙東受不得同時而有游死之恨先生關洛正脈吾道之指南也今日之來豈偶然哉受不修儀封之敬求一指之力不幾於自棄自暴者乎先生盍亦憐其四十年之勤而毋責其狂且僭也進之退之拱以俟

命

遺詩

題林詠道浮圖別業 圖詩錄誤作江

密林凝晝寂一葉動須驚砌淨飛花影池深落果聲正宜鋪枕簟且復倒瓶罌向晚催歸急煙江野艇横

游石橋至塔頭路

招手晴雲豁妙高峰頂頭竹輿搖午夢茗椀破春愁俎
豆羅千嶂虛空起一漚危闌閒徙倚萬象入冥搜
輓劉亦樂先生
著破青袍意弗遷廣文官冷客無氈軒車駟馬不挂眼
棋局酒杯長伴年一路果成飛絮識十年空費買船錢
破荒人物今何在衣鉢如今尚宛然
太萬年謁簡庵清老追和曾使君韻
踏破深崖蒼石棱入峰來謁簡庵清山花照座一兩點
雪猶吼雲云四聲詩帶煙霞藏舊刻門開樓閣見經行
平田淺草歸時路風月依然度百城台以上三台詩錄
晝眠治平寺在西湖北山

頻年游覽不暫寘野艇往來無水程雨休最好是鷗浴風靜更清聞鶴聲酒家新熟欠前債僧榻借眠餘宿酲崧高蔡華未挂眼鬢影蕭颯難爲情 咸淳臨安志題徐逸作

孤山

咸平處士風流遠招得梅花枝上魂疏影暗香如昨日不知人世幾黃昏 全芳備祖題徐逸作 以上二首見宋詩紀事

台學統卷十四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二　朱子學派二

通判林伯和先生鼐

台學源流林鈞州名鼐字伯和黃巖人初居邑之太平鄉今分爲太平縣父宣義郎興祥少貧行賈有行義生伯和稍長刻意爲學博求師友不得得晦庵欣然願學以書請教晦庵稱伯和求道懇切而勉以三言以整齊嚴肅言持敬以先語孟考諸說切己深思言講學以充善端去邪志言省察且云異時漸有餘力讀諸書通世

務益亦未晚不須過憂失先後之序也乾道八年舉進士爲奉化簿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尉以雜戲迓之百里外先生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略吾地無以迓爲也竟不往改定海丞郡令受租輸縱民自槩量吏不得爲姦知侯官縣侯官俗澶先生靜以撫之民服教令終日寂寂木陰滿庭無復訟者在位行其所知果決不回不以聲色徇上官至有怒拍案者先生從容報答之不能屈欲中以罪訪之民間聞頌聲而止通判筠州未行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葉水心志其墓交子仲謙補迪功郎隆興司戶有文名棻按赤城志終承議郎通判筠州

林伯和墓志銘永嘉葉適正則撰水心集十五

伯和林氏名鼎一字元秀台州黃巖人曾祖實祖灝父
興祥贈宣義郎妣戴氏宜人宣義少貧業行賈同賈分
獲籌錢竟歡飲乃去宣義徐覆之誤多若干追還於途
同賈殊惘然曰我媿君矣復歡飲而別宜人亦重義不
吝夫婦義合鄰女將字而孤養視如己子擇對嫁之其
人父母事終身葢宣義年八十四宜人年八十二而卒
伯和以進士起家主明州奉化縣簿定海縣丞知福州
侯官縣通判筠州未行紹熙三年七月庚午卒年四十
九在定海郡令受租輸伯和縱民自槩量吏爭曰數不
足當俱坐伯和故行之卒無欠在侯官方視印吏言無
以解板帳請逮逋戶伯和曰吾未曉也榜盡三日約民

量自欠輸十之二過是當考實均限民爭輸不失期因
盡閱邑目得其要戒吏旁立待命而已無得預理欠迄
伯和去無以逋稅受笞者石門鄉田頃五十七畝受米
三斗六升太平興國中民田在外鄉者輸其鄉紹興經
界曰此本鄉稅也繇是比他鄉倍六七民不堪重伯和
白帥特免和糴折變及餘科配鄉賴以蘇俟官之俗違
伯和靜撫之民服教令木陰滿庭終日寂寂無復訟者
然不以聲色徇上官奉化時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
尉以雜戲迓之百里外伯和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略吾
地無以迓爲也竟不迓定海時富人用本路常平使籍
傲不受役伯和役之如令常平檄使改役伯和曰私產

可公檄乎不許常平捕其曹吏幾盡將爲名以劾會其
罷而止侯官時刑獄使武吏素不相得禽縣胥移問怒
拍案聲出廳屋伯和徐答報不能屈滋怒一日奚入縣
慮囚値其獄空而去既復以告帥使加罪帥疑之以物
色訪求民譽伯和不容口乃已初余年未冠識伯和兄
弟勇不自抑數爲言古人之道或顯或晦當世之學有
是有非伯和喜游日以親因又識宣義質實老人厚而
不踰披心語口可背面察也宜人尤淑善聽夫子所爲
家事貧而理賓友往來門內和樂余每歎其父母兄弟
能如是足尚矣其後伯和出仕行其所知敢決不回一
家皆自戢助伯和爲善聲實充滿人謂伯和於官無不

宜也既而宜人卒長子仲履夭伯和與宣義仍相繼卒
棺椁複縈門戶更仆起垂二十年次子仲謙始用伯和
遺恩補廸功郎授隆興府司戶長女嫁修職郎新添差
吉州司戶趙崇賢次許嫁通仕郎木浩次未嫁幼先死
然則以伯和之行事觀林氏之盛衰所以蹙而復振者
其諸安命而恃義之驗耶始伯和之夫人杜氏以紹熙
四年九月甲申葬伯和於善化鄉樟槿山而銘未立叔
和及仲謙屢以請余病且老念昔語伯和今退墮幾何
矣而仲謙文詞奔放橫逸學進而未已其還以余之語
伯和者教戒余也顧余老可捨也已嗚呼可以悼余之
衰而伯和不死矣故併敘而銘銘曰既爲鼎沒何所濯

纓之歌悲復苦不爲棟摧焉之伐木之音哀以思

答林伯和書　朱子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閒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豁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駁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懿實可以爲

善而習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閒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攷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至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閒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媿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

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益亦未晚今不須豫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杜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與黃巖林元秀書 永嘉葉適水心集二十七 稍節

上覆元秀國材二兄尊友姚君俞之行附訊必達 領來教慰喜不可言也冬中凝冱伏惟侍奉有相尊 閤

福候官事簡而閩中縣多佳非江浙費力之比但益入南非有志者所宜往耳添搬屋已畢否且喜國材親事有期見從黃巖來者皆云國材近日學問之規模甚嚴而此訊乃不曾說及何耶向亦曾說及子靜事不知曾記憶否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頹墮於聲利而已矣及其有志則又以攻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牽陷於寡淺缺廢之地此自古之所患是與無志者同為流俗也與二君親厚非復他人之比每願相聚數日講學其所當言而事役參差竟不一遂將如之何改習向書甚好取人差寬又省力耳老兄不可不頻惠書餘祝自厚不宣

棻按元秀伯和別字所謂國材益叔和別字也

祭林伯和文葉適水心集二十八

嗟君之質堅厚而明敢決不回惟是之行我之厚君豈獨故舊望其誠然陽燧在晝家既淑友官既廉清進邁之行既恬以寧曷不安行按程百里誰促其步五十而已母喪未終遽失愛子府君壽考亦相尾死禍難之來東隕西傾四山合頹棺槨複縈欲以情推天不我應欲力以救則非我能君之於善益其性爾至其所遭則有命矣雖以此說詎能勿怨我於君弟如我與君君之幼兒今爲幾歲學不可失我其與誨媿我遠役不能往哭念君如存陳詞以告

草廬林叔和先生鼒

赤城志遺逸林鼒黃巖人字叔和與兄鼐及趙師淵杜睢兄弟皆從朱文公游以學行知名早冠鄉書當用累舉恩不就邑人尊之稱爲草廬先生詳見水心葉侍郎適所爲銘

台學源流林草廬名鼒字叔和伯和之弟嘗與定海沈煥奉化舒璘爲友因言象山陸氏之學走上饒求之意見差異乃與伯和及趙幾道杜良仲昆弟受業晦翁之門述其爲學本末以請晦翁謂須平覌彼已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已善不可遽是此非彼入主而出奴也又云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無往而非學只在

日用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又云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及別請一言為終身歸宿之地晦翁曰若根本上欠工夫終無歸宿處且如讀書應事接物固當用工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此須當深思而自得之便是歸宿之地叔和洽然有省年七十有一而卒葉水心志其墓稱其為學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事父不違其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黨歡如也後進賴之以披及邑大夫之賢者資之以決疑獄革謬政鄉人化之尊之曰草廬先生而表其所居之里曰景賢棻按赤城志黃巖景賢坊在縣東七十步以林鼎居之故名則非居太平鄉明矣

草廬先生墓志銘　永嘉葉適　水心集十九　亦見赤城集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鼐字叔和黃巖縣人事父母兄無違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里歡如也其行既修矣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其學既明矣面於方山木或春彫草或冬蕃井不先汲炊不蚤熟躡行株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曰得無從草廬游乎先生得無思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顧曰某獄疑先生決之乎某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一一日筆數牘緘題竟就牀若將寐者視之已卒其爲士者無不弔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日十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正月丁酉葬於樟樌山其爲士者無不送而號如不

欲歸也或肖其像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冷乎先生之音也嗚呼世謂文華之俗薄雖躬行樸厚不能化曷不視此乎自孟子為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視一鄉之善蓋天下所同善者猶未足也況一鄉哉按周官鄉卽國也黃巖古伯男國也二鄉公也公旦君奭預焉一鄉卿也閎散南宮适參焉王國之善卽天下之善也豈孟子未見周禮而以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鄉之所謂君子者固無往而不為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於一鄉而又以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也先生之子季復幼常除喪來告余既竊有感於孟子遂以記其墓兩夫人皆陳氏女嫁胡惠迺銘曰億昔追隨五十年近

離遠合交傾宣一札不至奄重泉矢詞如忘徒泫然

答林叔和書 朱子 三首錄一

示諭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已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祭林叔和文 葉適 水心集二十八

嗚呼我少狂勇自喜先登援而偈者獨君弟兄人之所利我之所諱君不我同亦不我異君質甚和內涵至剛譬婉而茂行沖而芳名馳勢奔其難在止始約終窮要信於己如米滌源細而常流行潦雖大豈爲海謀如山定居物所倚鎮嗜欲爭高摧壓必盡截彼委羽密化潛符敬不敢斥號君草廬芒芒生民之死奚辨有德者貴無德者賤昔君過我一樽二盞春筍秋花爛漫窗几屢見後會不果其來書題永斷墓草新栽竹遠莫將菊尚可把薦君之清移植壠下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爲贈 葉適水心集七

與子異州壤取友四十年狂心蚤探索出語乾道前向

來氽建安拊手笑淵源小心承父昆刻意睎回簫不求隴斷登有路直如弦計其所不爲敵富逾百千衆駿跨險遠獨鴿超眇緜謂當共驂服可以爭聯翩誰知竟大謬寸影孤雲邊南省無姓名俛眉自愁煎家疏傳擁豆野蝗來蔽天過我城西隅相視各華顛寒菊已收花枯井末回泉人生寓地上蟻垤交折旋中間較得失區區等捋煙喜君佳兒姪放筆追奔川許身若臥龍斬蛟透重淵所虞氣力豪未受規矩鑄過翁非止肖奕世始稱賢從今掩蓬蓽同賦歸來篇

訥齋趙幾道先生師淵

赤城新志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乾道八年進

士嘗從朱文公游得其指要文公與之論校通鑑綱目前後凡八書歷官衛南劍寧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有旨與職事官會趙以讒斥遂翩然東歸益究所學積十餘年不仕暨詔申前命以毋病添差通判溫州入主將作太常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不合而去今祀鄉賢祠

元史趙與𥲅傳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授受具有端緒於是與許衡論伊洛閫奧衡雅敬之

伊洛淵源續錄趙訥齋名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嘗從文公游文公與之論校通鑑前後凡八書有曰綱目看得如何得爲整頓續成一書亦佳事也又曰綱目

想閒中整頓得儘可觀恨相去遠不得相聚討論也又伯恭衰朽殊甚次第只了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道為結裹了卻亦一事也又嘗答其書謂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為此也

台學源流趙訥齋名師淵字幾道宋宗室居黃巖受業晦庵先生之門以乾道八年進士歷僉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有旨與職事官會趙相以譏去先生遂飄然東歸專力問學積十餘年不仕既而詔申前命以母老添差通判溫州歷遷太常丞因忤時宰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終年六十有一晦

庵嘗稱其所論時學之弊甚善又以論校綱目凡八書至謂某衰朽殊甚全賴幾道爲結裹了卻又欲補稽古錄續大事記云此恐他日并累賢者又與論讀史法云只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都是私意其閒有偶合處耳只如此看已得大槩范公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疏更得精密尤好金華王魯齋先生柏嘗跋晦翁所與訥齋帖稱訥齋登朱子之門爲最先其後遠庵昆弟相繼而進開之以道誼締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然則訥齋在諸趙中晦庵所尤注望者與

大清一統志趙師淵字幾道宋宗室黃巖人乾道進士從朱熹游歷寧海軍推官趙汝愚薦授職事官汝愚去

國遂東歸益究所學官至太常丞弟師夏師雍皆朱門高弟

雜錄

祭太丞趙公幾道文　鄞袁燮和叔撰　絜齋集

嗚呼人才之難久矣幸而卓犖不羣器能足以任重謀慮足以經遠者又不幸而正途荊榛時論枘鑿戛戛乎其難合則亦終不得以有所展布嗚呼公乎何其才之傑而命之屯乎英明敏達是非立斷宦游所至聲稱籍籍天資可謂高矣學問以充之師友以磨之養之以寬洪守之以堅正寧陸沈於下位恥阿世以苟求逮夫賢輔當國推揚甚偉可以奮飛矣時事驟變恥而懷之棲

遲嚴銮樂道無悶潛心於義理之精微周覽乎記載之浩博國朝之本末源流中興之經營建立講之尤詳固將以有爲也此志未伸獨以所學施諸閫内勞則身先之財則衆共之雍雍肅肅人無閒言善類推挽漸爲時用禮樂筆削之選亦稍清矣其若沮之者何沮之未害也其若病之者何病猶未愈也重以内艱朝方更化久屈復伸而公獨不預沈緜兩年竟不起疾嗚呼何其才之傑而命之屯乎公之隕傾海内所痛矧惟㛰親痛當如何雖然士生於世患乎斯心有媿而已苟無媿心窮猶達死猶生也公復何憾若夫天下之元氣惟得善人保養之則邪氣不能干天下之公論惟得善人主張之

則邪論不能勝公之存歿所繫匪輕是則可憾焉爾想公精明如在目前薄奠一觴千里寓誠嗚呼哀哉朱元學案

梓材謹按袁蒙齋甫爲先生壻蒙齋志趙宜人壙云訥齋爲當代端人與先正獻公爲友

答趙幾道書二首 朱子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捨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能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

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
來者免墮邪見阬中亦是一事耳（棻按此闢象山陸氏之學）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
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攷其形勢之
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
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
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
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
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
之士多是意思麤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
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幾

而已惟蘇黄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卻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只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

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蔡按古史敘云淺近亦而不學疏略而輕信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爲如何也蔡按此規東萊呂氏龍川陳氏之過

訥齋趙先生贊　明黃巖謝鐸撰　尊鄉錄節要

著述之學攷亭緒餘分勞任責厥亦有徒惟書集傳惟禮通解勉齋之黃九峰之蔡史有綱目春秋是宗發凡授例舉以屬公先後八書往復論難筆削之權游夏以贊既薦從班亦主太常一言不合萬鍾可忘出處之際益驗所學孰謂吾儒處言是託進不可行退乃以言世則不幸公何憾焉道實未喪公神不死我再拜公高山

仰止

萬厯黃巖志論　明邑令興化袁應祺文穀撰

攷亭綱目繼麟經也而筆削之權明屬趙氏其有功於吾道大矣然公始薦從班以汝愚被斥去繼丞太常以論山陵不合去出處之際不足以觀學哉

遺書

通鑑綱目分注五十九卷

黃巖縣志宋趙師淵撰本朱子所定之綱而刪撮通鑑條繫其下以爲之目猶春秋之有左氏也　按綱目分注爲趙氏之書先儒並無異議故康熙志載之典籍之首乾隆志削之非也葢綱本朱子所定猶孔子之春秋

目乃趙氏所編猶左氏之內傳朱子之綱固可以繼麟經趙氏之目詎不可媲盲左哉故特揭於正史之首與尙論者共質之

朱子與訥齋趙氏論綱目手書 八首錄三

通鑑綱目以眼疾不能細看但覩數處已頗詳盡東平王蒼罷歸藩連下文幸鄴事元本漏已依所示者補之矣此書無他法但其綱欲謹嚴而無脫略目欲詳備而不煩冗耳 棻按據此則其綱亦趙氏所參定不專出朱子之手也

所補綱目幸早見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爲一一看過否若閒中能爲整頓得一番亦幸事也巡幸還宮當如所論但其間有事者自當隨事筆削不可拘一例耳後

漢單于繼立不書本以匈奴已衰不足詳載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類耳更告詳之卻於例中略見其意也棻按據此則凡例一卷亦趙氏所參定不專出朱子手筆也所補綱目今附還亦竟未及細看不知此書更合如何整頓恐須更以本書目錄及稽古錄皇極經世編年通載等書參定其綱先令大事都無遺漏然後逐事攷究首尾以修其目其有一時講論治道之言無綱可附者唯唐太宗紀中最多雖以事類強而附之然終未安不知亦可去其太甚否而於崩葬處作一總敘略依次序該載如何熹衰朽殊甚次第只了得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道爲結裹了卻亦是一事也又如稽古錄中

書亂世事時或不著其用事人姓名無以示懲而作戒此亦一大眼目不可不明著其人與其交黨之尤用力者使其遺臭無窮爲萬世之明鑑也棨按據此亦以綱屬趙氏參定而目之俱出趙氏手不待言矣

四庫全書總目曰明張自勳綱目續麟附錄一卷備列朱子論綱目手書十二篇及李方子綱目後序王柏書綱目大全後徐昭文綱目攷證序證綱目一書非惟分注非朱子手定即正綱亦多出趙師淵手

訥齋集

同治黃巖志宋趙師淵撰按王魯齋綱目凡例後語云覲訥齋趙公文集間有攷亭往來書問 四庫全書總

目亦云師淵訥齋集中載其往來書牘甚詳則訥齋之有集明矣然諸家皆不著錄蓋其佚已久爾

遠庵趙致道先生師夏

台學源流趙遠庵名師夏字致道居黃巖紹熙元年宗室科進士歷大理司直知南康興國軍終朝奉大夫與兄幾道登晦庵之門悉得與旨嘗以循天理任智力論曾點子路言志以心性情辨儒釋及論荀卿性惡禮僞其失出於一皆爲晦庵所許又嘗著春秋傳作誠幾善惡圖以誠居中而爲本善幾居誠之下而正發惡幾旁列而斜生云此明周子之意又以二幾相對列誠之下云此證胡氏之失而爲說以附其後晦庵見而題之又

嘗跋延平答問金華王魯齋嘗謂誦理一分殊之跋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甚的未嘗不注仰也

明一統志趙師夏嘉定間知南康軍奏以星子縣請佃税錢對補上供撥梅洞寺田及魚池入兩學立三縣社倉善政甚多

風雅遺聞趙致遠師夏爲明州節度推官廳事舊有石曼卿籌筆驛詩刻流入郡衙中致遠請於某使君得復舊蹟明日過袁木叔家又見曼卿古松詩愛其影搖千尺聲撼半空語擘窠書筆法雄肆而慓并摹刻之以爲籌筆驛詩之對文昌樓公爲題跋其自跋稱古汴趙某不忘自出也

按赤城志趙師夏字志道師淵之弟歷大理司直知南康軍撫州今以朝散郎知西外宗正事子希悅字習之嘉定四年進士

遺文

誠幾圖說 見朱子集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葢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爲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後

此明周子之說

誠

幾

惡幾 善幾

此證胡氏之失

誠

幾

惡幾 善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𤻲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閒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絶之功

十九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方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先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

棻謹按周易繫辭傳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又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今本無凶字依漢書楚元王傳補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周子通書誠幾德章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

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此周子所以發明繫辭之說也蓋幾者動之微動而誠則善動而不誠則惡動而誠則德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也動而不誠則失德樂記所謂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知幾其神卽至誠如神矣見幾而作卽不誠無物矣蓋善惡之判只在誠不誠之間誠者聖也誠之者賢也至誠者神也遠庵謂惡亦誠之動所以異於胡氏同體異用之說哉敢貢所疑與同志者共商之焉

儒釋辨 見朱子集

止蔡云釋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如儒者之論情蓋釋氏以作用者爲性而儒者以主宰爲心

所以相似也釋氏以緣境而生者爲心儒者以感物而動者爲情所以相似也大要釋氏不識理故其言遞低一級故雖欲歸於清淨寂滅而卒不能離乎形而下者也然雖遞低一級而僅相似卽其僅相似者實大不同何也其於作用則不分眞妄而皆以爲眞其於感物則不分眞妄而皆以爲妄儒者則於其中分眞妄云耳此其大不同也

延平答問跋 見本書

延平先生之學得之仲素羅先生羅先生之學得之龜山楊先生龜山蓋伊洛之高弟也李先生不特以得於所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之所未言者今

觀此編與行述之所紀知者觀之當見之矣始我文公朱先生之大人吏部公與延平先生俱事羅先生爲道義之交故文公先生於延平爲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覆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其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

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必辨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兼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序而漸進無憑虛蹈空之失者實延乎先生一言之緒也世之學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則以爲聰明絕世故其探討之微有不可及至於不能無疑者則又以爲其學出於性習之似得之意好之偏而已而不知師弟子之閒離合從違之際其難也如此嗚呼此蓋爲千古計也豈亦有一毫曲徇苟合相爲容悦之意哉北海王

耕道舊讀此書而悅之攝郡姑孰取之刊之郡齋以畀學者其惠宏矣師夏贅貳於此因得述其所聞於後以告同學者葢丙辰夏夜之言也幸嘗其僭嘉定甲戌三月望日後學趙師夏謹識

香遠堂記 赤城集十五

昔我大父宗卿隨踵而仕南方再轉而丞茲邑蕞紹興之丙辰也今幾百年昔之故老遺民無有在者而階序垣墉亦非其舊獨所植酴醿在聽事便坐之左猶無恙也其子若孫培植愛護轉相告語曰是皆趙公宗卿之手澤其勿廢諸而官於是者不知更幾人矣亦皆知民之意恃以不伐嗚呼可謂盛矣今縣丞趙公因人之情

追跡其所由始益加扶植表而出之名其燕息之堂曰香遠蓋取老坡酴醿詩無風香自遠之句而命師夏記之師夏竊維人之仕於州縣豈不願有以在民者哉而得民者蓋寡也得乎民矣而能久者又寡也長篇短詠浮詞綺語播爲謠誦偏於津亭未幾而蕩若風煙漫無遺跡而以怨詈繼之矣磨石礱碑稱誦誇詡以紀德政玉軸錦標散入侯門未幾而燼柱支牆斷棄弗顧而以非笑繼之矣圖形肖像託身佛老晨香莫鐙飲食必祝號曰生祠未幾而塵羃鼠傷色沈蠹蝕人皆忘其姓名矣是何也顧此弱枝柔條非有吏卒之呵護法令之禁禦稍失顧盼斧柯及之而本根拔矣乃能至於百年之

久乎此又何也然後知實德在人非智力之可取人心所係亦不以歲月而有異而人之有恃乎物與物之有恃乎人其效固殊也今吾贊府之名堂豈不足以有警世者哉雖然今贊府以儒學發身以經術從政不皎皎以爲明而人自不能欺不孑孑以爲義而人無得而議寬厚慈良視民如子敲扑榜笞審而後發而必寓以不忍之意歲大祲郡檄視田公盡歷徑術皆以實聞上爲之蠲租發廩獨最他郡又爲緩征弛禁以來旁郡之米於是商舶合集民忘其飢皆公之惠也繼自今民之有其生而能有子及孫者不知其幾千人矣而在人之心宜莫可測則是花見愛於人而迎風浥露吾知其又有

百年之壽矣後之人有繼公之志行公之事則花之壽又不知其有幾而我先公之流芳因有託以無窮也記其敢辭公名彥珽字廷玉師夏宗藩諸父行也

運判趙知道先生師端附

風雅遺聞劉克莊有挽黃巖趙郎中二首云朱公徒弟止公壻標致雖高氣宇和心向奏篇尤暴白髮因時事欲蒼皤訃傳淮甸邊情惜路出蕭山巷祭多最長郎君師友盛我知碑碣有人摩青衫昔作督郵時貴璫除公更有誰勘獄不嫌人守法撰文常對衆稱奇築臺虛辱生前意穿冢難酬地下知欲寫哀歌傳挽者身令我服不能詩據詩人品宦業豈尋常一流

按赤城志淳熙十一年宗室進士趙師端居黃巖字知道歷大理寺主簿知徽州司農寺丞度支郎淮東轉運判官終知婺州子希㒹字欽夫嘉定四年進士簽判劉後村詩所謂最長郎君師友盛者也

進士池子文先生從周

台學源流池進士名從周字子文黃巖人嘉定七年特科嘗游晦庵先生之門屢以書請益晦庵稱其嗜學而勉以充拓之功云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向前更有許多工夫豈可便慮其雜又曰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爲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然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黃巖舊志池從周字子文號竹山西街人嘉定七年特科進士親受業晦翁之門後屢以書請益晦翁稱其嗜

學官劍州以理學誨士崇實黜華所成就者皆正人君子遷丹徒尹興禮教息爭訟民咸德之告休歸行李蕭然家室土田無豪寸增燕居獨處衣冠肅整雖祁寒暑雨必危坐終日若不可犯及與人接則和氣滿容藹然春風閉門埽軌數至空匱石克齋王魯齋敬而友之所著有論語大學發微諸書行世戴艮齋志其墓

萬厤志論曰欲知其人須視其師欲知其學須視其書師則玫亭書則發微淵源師友乃見知之遡厥實事誠有所資允㕠君子展也大儒

按宋有南劍州今福建延平府南平縣而無劍州縣令不稱尹惟元有劍州在四川省而令稱尹魯齋丞台在寶祐景定間距嘉定甲戌四十餘年子文當已殁矣焉得爲魯齋友乎此傳蓋元末諸師所爲舊志

不敢而誤
違之耳

答池從周書　朱子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媿感詢及所疑足見嚮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前更有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雜但此二書亦須反覆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覆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爲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汎愛雖非爲學之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漠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汎愛也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爲是故所論每每如此此願少恢廓之不然恐終不免於昏陋狹隘

吳興劉氏

而無所發明也

與池子文書　餘姚孫應時季和撰　燭湖集六

某再拜子文省元仁友別久地遐不勝念舊之懷便中得書慰甚然聞宿恙猶未盡平不知今何如人子爲親守身此責最大餘皆外也且須盡屏置功名榮辱之念只取語孟六經隨意玩味不須耽泥思索兼看康節淵明詩亦可求素問一二觀待體健後科舉付之游戲若合得時亦自會得也某守官奉親麤安邑小事繁辦財計最勞無復觀書之暇學校成次第亦頗佳士今守倅同官俱相安嚴州有君子曰趙子敬彥肅嘗爲發書記丙戌榜學行甚高憂居執禮如古人但近亦頗好釋氏書

耳林伯和之逝可傷惜一兩月閒恐專人往慰進之全之併通諸家書也何時合并書不盡意按伯和之卒在紹熙三年壬子七月季和時爲嚴州遂安令也越廿二年甲戌子文始以特科成進士則其年亦已老矣越九年癸未赤城志成於同舉郭商佐云終無爲縣尉而子文不書其官蓋未仕而卒也黃巖舊志乃云官劍州而不言其何官遷丹徒而乃稱其爲尹蓋亦誣矣故雖載其傳而附辨於此

題池氏所藏四君子帖朱文公呂大愚項平庵袁絜齋蒲江高斯得不妄撰　耻堂存稾

熟觀四君子之帖其於池君聖夫切而磋之至矣而朱文公之訓尤凜凜乎其可畏焉昔之所謂師友者茲如此池君既衣德言以就德性復寶是帖以詔子孫則其篤信好學之誠亦可尚矣嗚呼狹隘而不能恢廣昏陋

而無所發明朱門高弟猶有此病而況吾儕當今之世猶有能訂而砭之者乎否也按此則子文一字聖夫

遺書

大學發微見浙江通志今亡

論語發微同上

送池子文孫應時燭湖集十八

中山秋思俯晴江樽酒懷人惜異邦千里誰能擲客枕一鐙還此對寒窗聖門莫忘心期遠文鼎何妨筆力扛去去成名深自警白雲飛處倚門雙

台學統卷十四